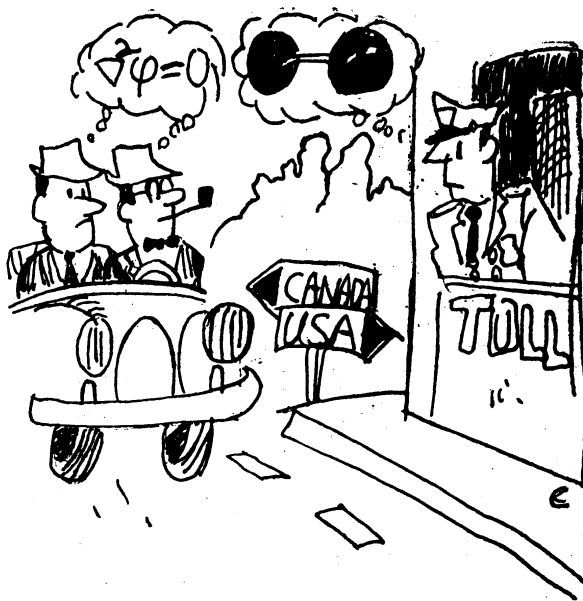


而奮鬥，來重建我們與這些非利士人的外交關係。

△官僚們（行政人員）

接著我想討論那些負有公責或搞政治的非利士人，有一次官司裏，法官問律師為什麼他的委託人不能出席：回答是：「首先他不是一個夠聰明的人，其次他在政府裏出任重職。」在這有些誇大的描述裏，正代表了許多科學家對很多政府官員的看法——不太聰明，相對的，官員們對科學家又持何見解呢，可資代表的是一位政府監督對他的一個下屬的評語：「這個傢伙對事極度的重分析，他良好的智力可用來從事研究與發展，但他缺乏普通常識。」這就像專家只對他自己的事感興趣，而通才（generalist）則由很多事包括政治來構成他的興趣，而在經費上通常是無所不通，而實際上無所不通的通才來支付調度，爲了這個原故，這類非利士人不可不好事巴結，就爲了上述唯一的理由，這樣子接近討好這種人的方法對加拿大的物理學家應該不能只限於反覆的聲明我們在做重要的研究（不幸太複雜不能逐一說明），或恐嚇如果不將經費增加一倍我們便要搬到美國便覺得夠了。我曾在報章雜誌上一再的報導加拿大物理的情況，當然主要是爲這些通才寫的，我們無論如何一定要用他們能了解能掌握的為文字與方式去說服他們。總之，我們值得很透澈的了解運用某些方式啓迪這些政府官員對物理科學在社會中的重要性，我們可以精心設計如請願、雞尾酒會、官方聯絡人、釣魚旅行、報紙、誘惑等等來提供這種人可以了解的圖像——到底物理在做



什麼。我個人經驗覺得說起很容易，但做起來却困難重重，但却重要無比，我們一定要能跟這種非利士人相處，才能活下去。

最後我想您一定明白我遺漏了很多種非利士人，包括了大學裏的教務長與校長。我也漏掉了一位美國的移民局官員，他數年前在布法羅（Buffalo）詢問我與約翰馬丁（Martin Johns）進入美國的目的，我們回答要參加美國物理學會的會議（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他半信半疑的置評說：「你們看起來並不強壯」

摘譯自 Physics Today

王恕生於十二月二日

「美麗的新世界」後記

■ ■ ■ ■ 狂 生 ■ ■ ■ ■

阿道斯·赫胥黎所著「美麗新世界」一書被稱譽爲二十世紀十大小說之一，其內容乃是假借科學幻想以討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間日益的衝突，以及文明工業突飛猛進所導致之危機，小說內容所幻想的種種科學技術，以及烏托邦制度在三四十年前的當時（「美麗的新世界」出版於一九三二年），在理論上還是完全不可能，但在今日看來，由於科學的突飛猛進，以及工業文明上的Mass products，理論上了爲一可能之境界，尤其是小說的主題「優生學」以及「人工控制解育」，以今日生物學，

生物物理，醫學各科進步情況看來，似乎是可能的，像器官移植術，生物蛋白的合成這些高度生物科學的技術，更爲這些科學幻想提供一個可能的里程碑。

生活在今日的科學世界以及工業文明之下，人似乎越來越渺小二千年以來人類科學進步已到難以想像的地步，但「人」在生命本質上並沒有很大變動，生老、病、死、繼續存在整個生命界，人類平均壽命並沒有十分顯著的增加，但科學以及工業文明所顯示的種種力量，卻耗盡人類的能力，戰

爭以及核子彈的威脅只是有增無減，做為一個大眾化的「個人」的定義，為「工作而生存，為生存而工作」兩面一體，當生命力一耗盡，就回歸大地，就從整個宇宙中消失，沒有歡樂，沒有痛苦，永不「存在」。

「美麗新世界」一書，不是在反對科學文明，也不是在臆測一個「未來的烏托邦」，其中心主旨只是一句話：「人沒有選擇生活以及智慧的自由？」。以今日的世界看來，一個「人」生下之後就被制度所定義，所帶動，而塑成一個制度所需要的那種「人」，生存在社會中，靠社會生存，將能力供給社會以求「繼續」「活」下去，或說求「存」在空時間夾縫內做為一個有「意識」的運動體，於是有人反抗，改變環境，有人創造思想，但其中能達到個人意識智慧所求之境界究竟是少數人中的極小部份，其他人還是「活」下去，「存」在制度中，直到生命力耗盡，「自我」消失化為墓土為止，而其中大部份人還不會想過「人是什麼？」

今日世界各國學潮以及美國嬉皮所以存在，莫非是在求「變」，求反抗制度命運所加諸於他們的一切，不管是不是合「理」，杜斯陀也夫斯基（俄國名小說家）所著「地下室手記」一文就一再強調，人是「意識」動物，不是「理性動物」，若人只是一種「理性動物」，那麼整個世界只要「合理化」就能解決一切困難，在「美麗新世界」的烏托邦就是一種全然的「合理化」，優生學，消滅「自我意識」，拋棄一切痛苦以及精神思想，以求到達絕對「物質文明」，沒有痛苦，只有歡躍，無窮無盡的快樂，直到自然淘汰為止。藝術、宗教、真理、精神力量全都不存在的世界，用物理、化學、數學和生物四種基本自然科學所定義的世界，多簡潔，將人類照優生學和工作的須要，生產阿法、貝他、伽瑪三種等級依能力而劃分的人種，並且可以控制產量的多寡以及一切遺傳因素，如果誰被「產」下是一個伽瑪半白痴，只會勞力和吃飯，只好一生倒霉，不過做為一個伽瑪也不會思想和尋找「人」的意義，他不過是一種動力機器一種活的，生物成分的機器，供搾取勞力的生物被「產」出罷了，如果人不幸受傷痛苦，或不快樂時，只要一劑「索麻」（一種藥物之名稱，類似 LSD，印度大麻葉）作用，就可以由一瞬間，由現實跳躍到「一刻永恆」的境界，這種無憂無慮、無糾紛、更無悲哀，而只有無窮物慾的世界，對人類莫非是一大誘惑，人變成「物質制度」所求的那一種人，這是一個完美的物質文

明，但是若有一個份子欲把宗教、文學、藝術帶入這物質世界、以追求真理，尋求「人類價值，在物質世界就會引起一場大混亂，為制度所不容的只能孤獨的活「生存」下去，繼續追求真理。

赫胥黎所幻想的世界並不是不存在，在今天，整個世界都走向高度工業文明和技術科學，於是人迷失了，而宗教力量又日漸式微，人心中便產生各種反抗意識，罷工、學潮、嬉皮，各種反抗社會的力量都出現，考究其因最主要的是這些人想要證明做為一個社會的「人」具有反抗社會制度，社會壓力以尋求「自我」意識的權利。只要人心以及「自我意識」繼續有尋求精神力量宗教、藝術，絕對物質世界——便永遠不會存在，就是一切科學技術到達赫胥黎所幻想的世界，「人」還是繼續掙扎下去為尋求生命的真諦，做為一個真正的「人」，——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共存的「人」——遠超過一個無窮物慾的有機體。但願人能在這充滿戰爭、混亂無窮科學技術力量，以及龐大的工業文明壓力下，找到一股新生的精神力量，以持續幾千年來宗教藝術、道德維繫的人心，使人類能對未來的新世界充滿著希望，不致對科學工業力量產生反抗意識，以阻礙文明進步。

不管這世界是「美麗」，「醜惡」，科學文明繼續推進，人在地球上活了數百萬年，將要再延續下去。而「人」所以成為最進步的動物統治著整個地球，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是並存的力量，缺乏其中之一，「人」將立刻墮入和其他物種相等的地位，尤其是「人」權利：尋求真理確定人生價值，這是人所以異於其他動物。若只有物慾，人又有何別於獸，但若只有精神文明，而物質力量衰退，依自然的淘汰定律，人又會為其他種動物所消滅。在「美麗新世界」中有一點是物質文明的危機，那就是人工孵育以及優生學，基於科學觀點是一項合理化之措施，但基「人的價值、尊嚴」這是值得再三討論，生命的創造，不論是基於道德、宗教的立場，是一項最嚴肅的事實，不能以任何理由，科學力量來干涉人的「生命」。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不容剝奪的。否則人就不可為「人」而求生命之價值。